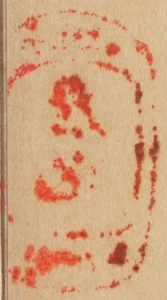

胡不去

范雎蔡澤列傳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

以簣置厠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亾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

既更因便早見豫待如此

塗土如此安得不危身乎

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
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
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
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
穰侯專秦權惡内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
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
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
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

睹昭王志意已得無復用說士於辯士無所信顧獨驍掉志於四貴故雎因秉職

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

無厭如此欲無危得乎

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

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緑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

賞必加毋恐
第子曰割榮

激昂

諸所錄者文俱子長叙事

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耶、（又理前語）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

形神俱出處只此豈後世敘事者可髣髴近代人只看到此處

直自并天下之度

言不可書傳故秦王屛人今諫者必書傳能深言哉雎深言身安得不危矣

逐之曰、王至、范雎謬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屛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

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
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
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
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
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
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
微指漸自可識
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
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

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
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
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
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
二字句
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
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
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
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

六箇疏目此等處韓文之祖近人只做到此處

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

唆言又乜明言

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

王本欲奮欑權秉者言中其心故不覺傾倒至此

阿保之手終日迷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

應答句　結後餘波

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

曲折

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幷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

曲折妙甚豈人所能追真洑步頭等

遠攻之害

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

近攻之利

血脉落在處韓魏上親之

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

者欲取姑與
之云耳

秦據關守成
帝之要謀本

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

此第四三大將收燕趙撓楚畧尤大故混一尤速秦緣戰國六國皆習兵未易猝攻亦未有信越共六人可任者

西賈

賞

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柰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皐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亾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

專攻穰侯

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音征）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

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索隱曰淖姓也尼敎反漢有淖姬是也高誘曰管典也言二人典齊權而行弑逆也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

點綴妙

準言驗矣

長句

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

如響如畫

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

微露一斑

意態驕蹇甚此

宛如見

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一駃如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乃吾相張君

亦悔甚言如湯泉

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
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
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
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
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
言○不○如○是○甚○
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
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
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

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
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厠中公不止罪二也更
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
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
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
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
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日爲我告魏王急持
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

不完結另更端　痛快

齊恐亾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柰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塡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柰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使臣卒然塡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

又更端

雎誤矣以國名器快恩讐

卒以此困

語卓犖

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讐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

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

○赤○[illegible]○[illegible]○

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
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亾、出見趙相
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亾、
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
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
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
夫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
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

舍悅人

功

雎為秦謀惟
務得三晉

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

罪　罪

然疑自此始矣

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
鄭安平爲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
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
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
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
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爲河東守
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
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

昭王操縱駕馭眞高於六國愚主百倍

遊說者抵瑕不得瑕固不入

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劒利而倡優拙夫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叛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丟開）（不尚淫靡）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

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
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蝎蟲也巨肩肩巨於項也攣兩
膝曲也魋顏謂顏貌若魋梧蹙齃謂鼻蹙眉膝攣謂膝文攣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
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
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
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
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為齧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
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

穰侯固寵媢疾兼恃負太后無危心故雖優游漸次結主而排之應侯踈遠內負二慙心危之故蔡侯宣言激怒令自屈而薦引代其位真圍困襲取之勢異也

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促客甚）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

鋪張

如響

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

前三事皆摹衆此段只其卒然三字相應微言顯言各中

應侯却自暴陳

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敢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

行義不辟難然爲霸主强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

掐

辯說劇時如兩鋒相交目

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二句斷委宛）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

不得辭下少得間三字曲折盡態

步步緊合應聲如響

慈仁賢智義對文綜

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

發開橫竪說法

追家言

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

進闢用事有法

一又展開

貪

一正意

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鷸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晉者齊

又廣引博喻　驕

忽轉入商君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叛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亾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抉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

揷入白起澡功其所忌刺心之言

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幷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

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

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

出一着結局　眞國手妙着

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若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

忽　縱　餘波咏歎

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霸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疾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

泠處處處筋骨

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
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
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
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
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羇旅入
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
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

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

司馬穰苴列傳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

格言

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

當時國呼吸存亾之勢在將故當然亦故能然天下

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

竭大定當爾乎亦能爾爲乎

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亾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

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
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
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
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
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
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
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孫子吳起列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

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
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
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
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
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
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
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
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

慎目、不願下觀、蓋有憾於二愛姬也、

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盧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

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
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
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
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
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
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
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
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

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刑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

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
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
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
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
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
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
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

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亾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

吳殊亂

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
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
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
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
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
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
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

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

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
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
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
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
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
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
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
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

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

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
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
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
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
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
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
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
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

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畱心也武侯卽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畱心則必受之無畱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鬭之士要在彊兵

破馳說之言從横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幷陳蔡郤三
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
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
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幷中悼王悼王既葬
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幷中王尸者坐射
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
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

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龎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亾其軀悲夫

史記内編卷之八終